

静思姑娘

《译林》拉丁美洲文学专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笔会中心组编

静思姑娘

——《译林》拉丁美洲文学专辑

《译林》编辑部

江苏人民出版社

静 思 姑 娘

——《译林》拉丁美洲文学专辑
《译林》编辑部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50,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500册

书号: 10100·670 定价: 1.05元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写在前面

叶君健*

拉丁美洲,对我们说来,是个相当遥远的地区。在过去好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在政治上又受到列强的压抑,和我们的来往不是太密切。但是由于我们的处境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有类似之处,我们一直对那里的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在中国人民自己获得解放以后,便在他们的许多实际行动中表现了出来。对于拉丁美洲文学作品较有计划的翻译介绍,便是这种行动表现的一个方面。

这种工作从五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我们出版了拉丁美洲的文学史、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集、戏剧选集和诗歌选集等多种作品。拉丁美洲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在中国现在也可以找到译本——虽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的文学报刊也常常发表有关拉丁美洲文学的文章。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文学作品有不少是根据别的欧洲文字,如俄文、英文和法文等转译过来的。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下半期,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人才开始成熟,可以直接根据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原文进行翻译。这给我们的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开拓了更广泛的视野,同时也加强了深度。虽然在“四人帮”肆虐时期,这项工作也受到摧残,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各方面的事业都在蓬勃发展,

*作者是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

拉丁美洲的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也不例外。《译林》在过去几年中就发表过不少在这方面比较有分量的作品和专文。

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现在已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精神食粮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于一九七九年夏天成立的。它汇集了全国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者，加深了这两个语种的文学介绍工作的广度、深度和计划性——重点无疑是放在拉丁美洲的文学上，因此也不奇怪，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近年来在中国的文学刊物，特别是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上，翻译的数量日渐增多。今年适逢国际笔会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大会，委内瑞拉政府也将此次会议列入解放者和作家玻利瓦尔的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之中。为此中国笔会中心与两个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北京的《外国文学》和南京的《译林》——合作，特编了两个拉丁美洲文学专辑，以表示中国作家对这两次盛会的支持。

《译林》拉丁美洲文学专辑的篇幅长达三十余万字，用这样的规模来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专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充分说明中国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重视，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人民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深厚的感情和对他们文学的尊重与喜爱。

当代拉丁美洲文学概况

赵 德 明

一九八二年底，拉丁社发表了一篇年终专稿，题为《拉丁美洲的文化》。文中有这样一些提法：“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执一九八二年拉美文坛之牛耳”，“瑞典文学院通过其常任秘书在发奖仪式上说，‘拉丁美洲的文学朝气蓬勃，其它地区能与其相比者寥寥无几’”，“从十五年前开始的这一文学繁荣时期，使阿根廷的胡利奥·科塔萨尔、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乌拉圭的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和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作家在大西洋彼岸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巴尔加斯·略萨也是诺贝尔奖金的强有力的候选人。他在一九八一年发表了以巴西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最新小说《世界末日之战》^①”。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这之前载文介绍当代拉丁美洲文学时，也有类似的评价，文中说：“德国的托马斯·曼，法国的安德烈·吉布，或让-保罗·萨特，或阿尔贝·加缪统治世界文坛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某些美国作家虽然仍在世界上占一席位置，但是拉丁美洲人已经抓住了世界性的创造力，已经走在世界上小说创作的先头。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个事实。”

① 《世界末日之战》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世界文坛瞩目于拉丁美洲文学，从一九六五年左右即已开始。因为这时候，一支才华横溢、敢于创新、有进取精神的文学新军，在新大陆上崛起。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本乡本土，又博采欧美各文学流派之所长，写出了一大批深刻反映拉美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突出的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间游戏》，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收尸人》，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换皮》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思想深刻、内容新奇、技巧娴熟为特色，使读者耳目一新。所以赢得了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这样的评语：“毫无疑问，拉丁美洲文学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这番话并非虚妄，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可以为证：“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名著《百年孤独》以来的十多年中，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拉丁美洲作家处于全面的鼎盛时期。美国和欧洲的书店里摆满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出版的小说。从纽约到伦敦，从文学专家到一般读者，都经常谈及这些人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若热·亚马多和卡洛斯·富恩特斯。”

拉丁美洲文学出现繁荣的局面并非偶然，它是拉丁美洲人民政治上进一步觉醒、经济上得到迅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所繁荣的产物。

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生活。外部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迫使许多作家以笔代枪，奋起斗争和反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道：“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的，而是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它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事实就是如此，以反独裁小说

为例,远自何塞·马莫尔,(1817—1871)的《阿玛利亚》,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的《屠场》,近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以及巴尔加斯·略萨的《‘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以反军事独裁为题的小说多达数百部。它们不仅笔锋直指独裁政权,愤怒揭露、抗议独裁者的罪恶,而且艺术手法日趋完美,所以在拉丁美洲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经济的发展和中、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是拉丁美洲文学繁荣的又一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美各国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拉美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奇迹”,比如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达到百分之六,比发达国家还要快。一九七六年拉美人均国民收入为一千零三十八美元,个别国家如阿根廷,竟高达二千三百美元。拉美各国的经济虽然也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与四、五十年代不同的是,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已摆脱了单一制,使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中、小资产阶级几乎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这样强大的力量自然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势必也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有所反映。通观拉丁美洲新文学的知名作家,他们的家庭、个人经历、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绝大多数属于中、小资产阶级。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社会和阶级的必然因素。拉丁美洲的中、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垄断买办阶级和大庄园主有着十分尖锐的矛盾,中、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广大工农的要求。当然,在斗争的严重关

头，中、小资产阶级也往往暴露出动摇性和软弱性。所有这些特点在当代拉丁美洲文学名著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比如在《百年孤独》中，当布恩迪亚家族第三代成人时，新的灾难——美国的经济侵略降临在哥伦比亚人民头上。美国的一些果品公司在哥伦比亚建立起国中之国——咖啡和香蕉种植园。老板和工头为所欲为，工人们工资微薄，还要被层层盘剥，最后，终因不堪其苦而掀起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大罢工。美国资本家当即勾结反动政府对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三千多名工人惨遭杀害，整个马孔多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作者安排的最后结局是，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使村庄变成了废墟，一场飓风将整个小镇席卷而去——一切归于毁灭。《百年孤独》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了重要的社会问题。这部小说一方面鲜明地反映了作者反帝、反封建、反保守、反迷信、反对独裁统治和压迫的进步立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动摇，尤其是苦闷、彷徨、忧郁、绝望的情绪，即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孤独”感。

当代拉丁美洲的作家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随着拉丁美洲与欧洲和美国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或者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他们往往去欧洲和美国生活和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欧洲许多国家做过新闻记者；巴尔加斯·略萨曾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学习和工作；卡洛斯·富恩特斯更是常年生活在国外的职业外交官；就连家境较贫寒的胡利奥·科塔萨尔也是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乌拉圭著名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则是因为受政府迫害而流亡西班牙的。国外的生活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有机

会了解和借鉴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创作经验,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和鉴别,更深刻地认识了本国本土的问题,更清楚地看到了本国社会症结之所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他说:“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愈发不自由,只能使我们愈发感到孤独。假如可尊敬的欧洲肯于用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的今天,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增加些。如果欧洲人能够记得伦敦曾经需要三百年的时间才建成它的城墙,又经过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们能够记得,古代意大利,在一位国王确立了罗马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前,曾经在蒙昧的黑暗里挣扎了二千年之久,如果他们能够记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酪和精确的钟表使我们感到快乐的、热爱和平的瑞士人,早在十六世纪曾象野蛮的大兵一样血洗欧洲,如果他们能够记得这一切,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提高些。”他把欧洲和拉丁美洲做过比较之后,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满腹疑团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为什么要认为,先进的欧洲人在其国内努力追求的社会正义,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成为拉丁美洲的目标呢?”

这种“拉丁美洲意识”是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潮流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就是:正视本国的现实,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渗透,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批有才华、有胆识的青年作家奋然提笔,抨击社会的不公正、抨击时事流弊,抨击军事独裁统治。巴尔加斯·略萨公开申明:“小说家应当象兀鹫啄食腐肉一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

恶现象予以揭露和抨击，以便加速旧世界的崩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新作家把反映社会现实视为己任，同时十分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所以他们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百年孤独》从一九六七年发表到今天，仅西班牙文版的发行量就高达二、三百万册之多。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可谓是水到渠成。远的不说，出生在一八九九年的两位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出生于一九〇四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就对当代中青年作家有着重大影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创作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崇尚比喻、注重词藻的阶段；借助形象思维表现哲理的阶段；思考多于表达的阶段。他虽然不相信世界的现行秩序，但他不会象存在主义者那样狂呼，而是理智地阐述自己的怀疑。他的一些思想，特别是认为社会是混乱的、它的存在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思想，对新一代作家有直接的影响。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学主张和他的名著《总统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启迪和激励着当代的作家们。阿斯图里亚斯是主张“抗议文学”的，他说：“有成就的拉丁美洲文学是‘抗议文学’。对我来说，小说是我用来报道我们民族的愿望与要求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拉美小说家与欧洲小说家在文学的任务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说：“欧洲小说家已在某种程度上从地球这个环境里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探讨复杂的个人心理问题。而拉丁美洲小说家则相反，他们的创作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然主义者所说的，处于‘人类植物’的‘绿色地狱’中。因此我们的小说不得不成为新大陆社会和经济的活地图，它的

使命就是汇集、评价和批判。”所以他强调说：“拉丁美洲文学绝不是无源之水，它是战斗的文学，一向如此。”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他在揭露独裁暴君的罪行的同时，还描写了阿谀谄媚的走狗，心黑手狠的军人，圆滑狡诈的政客，卑鄙无耻的叛徒，出卖肉体的荡妇；与此相对照，作者塑造了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勤劳善良的工农群众；此外还有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总统先生》是一幅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社会壁画。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勾画出拉美社会真实而迷人的图景，它既色彩绚丽，同时又粗犷可怖，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无疑地，阿斯图里亚斯所坚持的现实主义道路对当代作家是有重大影响的。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成就和创作道路可以说明拉美当代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关系。卡彭铁尔是拉美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之一，他是第一位有意识地将拉美文学做为一个整体加以总结的人。无论是生活道路还是创作生涯，他都是拉美知识分子的典型。但是，由于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俄国人，而他本人又出生在古巴，这就造成他既了解欧洲的生活方式又熟悉古巴的风土人情。一九二八年他被迫流亡法国，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他在巴黎与许多文化界人士接触，推动了一些法国学者去拉丁美洲考察。同时他也从法国当时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看到了拉丁美洲有着多么肥沃的文学土壤。他从此立志耕耘自己的土地，创立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可以概括和反映拉丁美洲的本质，因为在这里，文明与野蛮，进步与保守，发达与落后，既形成鲜明对照，又构成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它们有力地推动着作家们去思考、去创作。卡彭铁尔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拉丁美洲的小说尚处于幼年时期。

小说只是祸福善恶在家乡舞台上的简单再现。写作手法是浮夸和造作的,缺乏血与肉,而且常常回避社会问题。但是,从卡彭铁尔开始,他比较早地发现,拉丁美洲在当今变革的时代已经进入新纪元的大门之中。他认为拉丁美洲的社会矛盾若是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便完全可以同世界任何地方的高手一争上下,进而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他将欧美文学与拉丁美洲文学两相对比之后得出的有预见性的结论。而他这个论断果然被随后出现的繁荣局面所证实了。

当前,拉丁美洲文学可以分成四大派: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是胡安·鲁尔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的特点是,善于将历史与神话、悲剧与幽默、现实与想象熔于一炉,反映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他们巧妙地把现实与幻想结合在一起,把看来不真实的东西写得十分逼真,把看来不可能的东西写得完全可能。以丰富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打破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界线,使人物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从而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手法,特别是在描写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时,使人物的思想超出具体的日常生活,获得升华,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他们善于把直描与隐喻、写实与夸张、严肃与嘲讽相结合,通过奇谲多变的情节,重复出现的结构,并把民间传说与神话中的鬼怪幽灵穿插其间,便创造出一个并不失真的“神话”世界,这些便构成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技巧的独到之处。

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巴尔加斯·略萨。他的

突出成就在于对小说结构的改革上。他主张写“总体”小说，就是说要把主观世界的全部感受与客观世界的全部表象努力囊括到作品中来。具体地说，就是把生活中的主观意识（如想象、梦幻、抽象思维等等）与客观世界上原始的、赤裸裸的、未加修饰的非理性现象糅合在一起，容纳于小说之中。《绿房子》就是较为接近“总体”小说的作品。作者交替使用了内心独白，象征与隐喻，梦呓与真实，倒叙与回忆，意识流式的对话与写景，去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安塞尔莫与残废姑娘安东尼娅的相爱过程，就全部用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来叙述；福西亚的坎坷一生则以不断变换时间地点的对话和叙述来回忆全过程；拉丽塔用梦幻的形式来想象她与福西亚可以重温旧情。总而言之，作者力图通过这种主客观意识的结合使作品达到完全真实的地步。结构现实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努力取消作者——读者——人物三者之间的距离，取消传统小说中那无所不晓的叙述者。作者邀请读者补充人物未完成的言行，即请读者“参与创作”。这样，读者必须开动脑筋，去寻找和清理顺序颠倒、时间混乱的人物活动线索。第三个特点是作品的结构多变而新颖。公文档案、新闻报道、广播记录等均可直接安排到作品中，组成记录体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则将单数各章写成长篇小说，双数各章则写成内容情节各异的短篇小说，表面上单、双数各章没有关系，但是读完全书则发现双数的短篇小说是单数长篇小说的舞台背景。总而言之，作者在结构方面做了许多改革。

心理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是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主要作品有：《请听清风倾诉》、《收尸人》、《造船厂》等。其特点是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做了极其深刻、细致的描

写。社会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他早期的作品，如《饥饿的道路》、《无边的土地》和《黄金国的土地》都在五十年代就已介绍到我国。一九五九年以后，他又发表了名作《加布里埃拉》，仍然坚持写社会问题。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

综上所述，当代拉丁美洲的作家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所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都很熟悉。因此所写作品既真实而又有深度。在艺术上，他们都不甘于蹈袭旧的俗套，而是努力探索，立意创新，但又不一窝蜂似地去追逐同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人辈出、各显风骚的繁荣局面正处方兴未艾之势，我们应该认真地加强研究和介绍。

INDICE

Prólogo.....	Ye Junjian
Bosquejo sobre la literatura contemporánea de América Latina.....	Zhao Deming
Mexico	
La pensativa	
.....	Jesus Goytortua Santos
El silencio en la oscuridad	
.....	Francisco Rojas Gonzalez
Colombia	
El ahogado más hermoso del mundo	Gabriel Garcia Marquez
Variación	Jairo Anibal Niño
Peru	
El domingo	Mario Vargas Llosa
Al pie del acantilado.....	
.....	Julio Ramón Ribeyro
Venezuela	
Los ganadores.....	Arturo Usler Pietri

Uruguay

El primero amor..... Orozco Trias

Ecuador

Cometierra..... Enrique Gil Gilbert

Brasil

Desquitada de Tejuca..... Sérgio Porto

Chile

El viejo Miguel Juan Donoso

El olvido..... Pablo Neruda

Un canto para Bolivar..... Pablo Neruda